

福
专栏

E-mail:skusky@126.com

掌上流云

鲍尔吉·原野(散文家,文字如同繁星)

水是鱼的大地和天空

鱼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山峰和草地,它们更不知道什么叫楼房和道路。假如跟鱼说世上的情形,它会觉得那是远古的事情,不可信。

鱼不知道什么叫空气。如果它暴露在空气中,会觉得空气可怕,跟窒息是一回事。

鱼毕生所知只有水。较真说,鱼并不知道水的存在。对鱼来说水并不存在,好像人类察觉不出空气的存在。

水是从鱼身边流过去的那些东西。到底是什么东西,鱼也说不清。水是鱼的山峰与草地。鱼卵孵化成小鱼就开始游动,没在大鱼身上吃过奶。水早把小鱼跟父母冲散,从此,它的父母是水。水是鱼的衣服,是鱼的树林、天空和大地。水吸收了天空的光线,变为翠绿。我小时候在红山水库游泳,在水下尽量睁大眼睛看周围,眼睛其实只睁开一道小缝——水体绿无边际,像无边的玻璃瓶子堆在一起,只见得到一米左右的东西,看不清远方。不知道早上的霞光照进水里,鱼看了什么感受。(我应该坐车再去一趟红山水库,日出时潜水看看水里是什么样子)。霞光照在水上,像千万条金蛇拍打尾巴,想钻进水里却钻不进去。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能钻进水里。风吹不进水里,火不能在水里燃烧。霞光像红菜汤洒了,在水面扩展。霞光的金红被水浪一波一波推到岸上,水用不了这么多金红,送给土地。从水里仰望天空,红彤彤的太阳如烧红的铁球在岸边滚动,仿佛要滚进水里。水皮儿红的像钢水。鱼看到,太阳的红只在光芒里,它本身如一个蛋黄。看一会儿,蛋黄变为炽白。太阳表面没有山峦的阴影,更没有玉兔和吴刚。

鱼儿逆流而游。如果鱼讨巧,搭顺风车,顺流游动。那么,世界上早没有鱼这种物种了。水流是鱼的砧板,是铁锤,无情地锻造鱼的筋骨。鱼像顶风奔跑的马拉松运动员,到后来他只会顶风奔跑。那些顺流而游的鱼被冲到岸边,被摔在石头上死掉了。

我喜欢小鱼甚于大鱼。我看路边有人卖罐头瓶里的小鱼。那些鱼从头到尾只有瓜子

皮那么大,精巧活泼地游,仿佛小小的罐头瓶是一个偌大的池塘。它们昂首游到上面,再悠然潜下,自由,非常自由。小鱼半透明,虽然我还说不上它们的名字。它们的身躯里面显露一根脊椎,能看出医学所说第一胸椎、第二胸椎、第三胸椎。以及第一腰椎和最末腰椎。这多好,看它就像看到它的CT。它的肉——它好像没有肉——也半透明,略微有一点肠子。小鱼不多吃,太多肠子没用处。它们游着,比人游泳容易。八段锦有一式曰摇头摆尾,鱼摇摇头,摆摆尾就往前走,简洁,没多余动作。卖鱼人看我入迷,拿出另一个瓶子,里边的小鱼更小,只有芝麻大,也看得清脊椎和更小的黑点——肠子。这些芝麻鱼的泳姿是蹦,一蹦一厘米高,这是很大的力量啊。水的阻力大,人在水里能凭空蹦自己身高三倍的高度吗?反正我不能。

上一世纪70年代初,我家下放到红山水库边上的昭乌达盟五七干校,那段时光真是好啊。乡村大道上,常见人拎着鱼走路。有人一手拎一条鱼,老远就看得清两条鱼在人手下银光闪闪。有人背一条鱼,手扣鱼腮,也是银光闪闪。有一天晚上,我和干校的大人在一个地方堵鱼。夜黑,无月无风。一帮人在水深处往岸边拉挂网,把鱼撵到岸边。这地方是水库泄洪处,鱼多。他们在齐腰深的水里形成半圆。黑黝黝地看不清脸。我们在岸边拣鱼,把水里的鱼抱出来。笑话——这是我替鱼说的话——人在水里根本抓不住鱼,宋词词牌《摸鱼儿》简直是胡说。鱼鳞外边有一层黏液,比油还滑。鱼在水里有力,卜愣一下跑了。七、八斤的大鱼在水里能把人打倒。鱼像老虎一样用尾巴打人。结果,我们没抓到什么鱼,鱼不愿出水。岸上的老百姓乐坏了,五七战士办蠢事让他们很开心。在浅滩抓鱼要用抄网,五七战士没听说过世上还有抄网。

鱼一辈子都在游,迴流溯流。水是鱼的天空,它们像鸟儿那样在水里飞,翅膀是短短的鳍。鱼像柳树的树叶,在河海里簌簌飘飞。

闲翻红楼

骆东华(编辑,考完雅思读红楼) 配图/张屹

丫鬟杜拉拉

黛玉进贾府,贾母派二等丫鬟鹦哥去服侍她。可知贾母身边的一等丫鬟以珠玉命名,二等丫鬟以禽鸟命名。鸳鸯的名字透露出她本是二线丫鬟,珍珠去服侍宝玉改名袭人,鸳鸯顶了她的缺,升级成一等丫鬟,终于在职场大放光彩,从上级贾母、熙凤到下属众婆子都给予好评,堪称红楼励志姐,丫鬟杜拉拉。



可能的抒情

陈可抒(理工男,做诗人,也做机器人)

人的梦像人的小拇指甲那样没有前途

《那天清晨》

张枣

那天清晨,我醒在一个显得生疏的体态边——寒光中人会这样梦着
我没有听见花瓣骑着死铃铛飞跑。
我把闹钟牛奶般饮下不致尖叫你。
那个熟睡得溢满室内的你。
你没有梦见乌托邦骑着领带飞跑。
那个名叫
情人的那个
万古不朽的
左撇子的你。
你吐露舌头,惶惶地。然后
你流泪。这凹凸的世界。
我攀登你的泪水离开了我或你。
我听见性命昂贵地骑着写作的
大神秘飞跑。
然后你再睡。你入迷地梦见又梦见
人的梦像人的小拇指甲那样
没有前途。

陈可抒说——

“悲莫悲兮生别离”,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

是什么呢?那就是情还在,人却走了。那么你知道,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?那就是人还在,情却没了。

有人觉得无所谓,情没了就分,换一个。持有这样想法的人也许是多的,连屈原老先生也又补了一句,“乐莫乐兮新相知”,也许人生还是多姿多彩的好。

但是,感情这件事,岂可随便视之?一见钟情这样的实践,我猜大概只能发生在相识不久的蜜月期,情人眼里出西施,打嗝抠脚什么都是好的,真要是恋爱上一段时间以后,兴趣、吐槽、抑郁、未来……还是什么都一致,什么都无限契合,该有多样的难?恐怕是大海捞针的相仿。

所以如果找到了差不多的人,那就已是人间至宝了。人又总是惯于梦(tan)想(xin),得陇望蜀,总要把这差不多的人,打磨成最完美才好。

于是张枣先生恐怕就遇上这样的问题了:他所爱的她,一切都很好,只是总是对他无法理解;也许是不能理解他的写作为何像性命一般昂贵,或者不能理解她的熟睡无知竟然是感情的凶手;她不能理解他沉默的隐忍就像是花瓣骑着死铃铛,她也不能知晓他咽下多少次呼唤就像是拼命吞下牛奶;总之她在游离,像小拇指甲一样做梦,而他在离开,攀登着凹凸的泪水;他既爱她,又感觉不到生活下去的信念,

他觉得是她离开了,而她又在身边。对于敏感的诗人来说,还有比这更纠结更痛苦的清晨吗?

如果情还在,人就算再远,也好歹还有个念想。万一有一天外星人攻打地球,把所有地球人都集中在一个房间里,许是也能有重逢的机会。

如果情已远,人就在身边,那就难办了。或者她变了,或者你变了,或者你们曾经的幻觉破灭了,或者信任的基础消失了。如诸位所知:像变化、破灭、消失,这些量变产生质变的事情,都是不可逆的反应。一旦发生,也就再也回不去了。

当你眼睛一闭,一睁,一天过去了,也许希望还在,毕竟所爱的人就在身边。但是当沉睡、迟钝、漠视,把一点点希望也逼到死角,你又当如何?——如果再没有行动,眼睛一闭,不睁,这辈子可就过去了。

张枣不惜取悦她,想用力量打开通道,想强制地分享,想拼命把对方身体里的灵魂挖出来。

还有比这更悲剧的场景吗?

显然,他失败了。于是他只好诅咒那些没完没了的梦,像小拇指甲一样没有前途。显然,并没有用。

因为他想挖的那个灵魂,已经不在。

好奇心

岑嵘(媒体人,对一切事物都怀有好奇之心)

新年计划为何总是泡汤

快到新年的时候,各种愿望和计划如同是双十一的打折商品,在我的新年愿望购物车中装得满满的,比如不再睡懒觉,坚持每天早起跑步;不再没完没了地刷微信,认认真真地去读几本书……当然,这个故事你能猜到结果:未来的一年中,我的晨跑只在想象中进行,所有未拆封的书像圣女一样坚定地保持着贞洁。新年计划这件事由来已久,古代巴比伦人在每年的开始向他们的神灵立誓说:我们要归还借走的物品和偿还债务(那些跑路的P2P公司老板想必也是这么许诺的)。但所有的新年计划结果都好不到哪里去,2007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·怀斯曼研究了三千多个对象后发现:制定新年计划的人群中,88%的人都失败了,但是居然有52%的人在一开始时自信满满,感觉自己胜券在握。

尽管我此刻仍然赖在被窝里,但我还是希望有一种说法来缓解我的负疚感。加拿大卡尔登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蒂莫西·皮曲尔说:新年计划其实是一种“文化拖延症”,是人们彻底改造自我的一种尝试。人们制定计划是为了激励自我,但人们往往尚未准备好改变自己的

习惯,特别是那些不良习惯;而这才是新年计划失败率高的原因。

其实,这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(这种原因将让我更心安理得地睡个懒觉)。美国贝勒医学院的里德·蒙塔古教授说:我们的大脑是进化了上千万年的产物,它们已经衍生出一套计算公式,从大脑能耗的角度来说,思维和行动会走一条最节省能量的捷径,我们将之称为习惯。

正是因为人的习惯是由思维模式导致的神经通路和记忆造成的,这些神经通路和记忆就变成我们选择行为默认的基础……这话有点绕口,这样说也许你更容易理解:当你在商场遇到大促销时,看到你喜爱的衣服和包包正在疯狂降价,此时你做出的决策不是这样东西你有没有用,而是上次大血拼的愉悦记忆在像恒星一样闪闪发光,让你浑身发热,于是你不顾一切冲进抢购的人群……

美国的脑科学家安东尼奥说:如果你想通过“我不想这么做(比如我不睡懒觉,我不当剁手党,我要卸载快播)”来改变默认的思维模式的话,结果你只是在强化那种思维。要真正改变,你需要通过新的思维模式来创造新的神经

植物星球

李叶飞(杂志主编,“植物星球酋长”)

水仙的切割

切割水仙的目的是使鳞片松开,让花芽提前顶出来,不然,我们种的水仙都会叶子太长,而花茎很短,开花以后,花比叶子低,不好看。

切割水仙很简单。第一次切割容易在花茎上,使花茎长歪,甚至伏倒。切错的原因主要是不清楚哪是叶子,哪是花茎,这需要特别小心。

第一步,先将干枯鳞片、根部及表面全部清理干净。在球的近根部一厘米的样子切一刀,这刀很关键,不能切得太深,会割到里面的花茎或内芽。

第二步,逐渐将鳞片剥掉,越往里要越小

心。用刀的时候,注意刀法,切在叶子上的角度不同,最后叶子生长的样子也不同,这个可以自己推断。关键是不能切到花茎,但又要让花茎露出来。要细细分辨,注意花茎的颜色是淡淡的青黄色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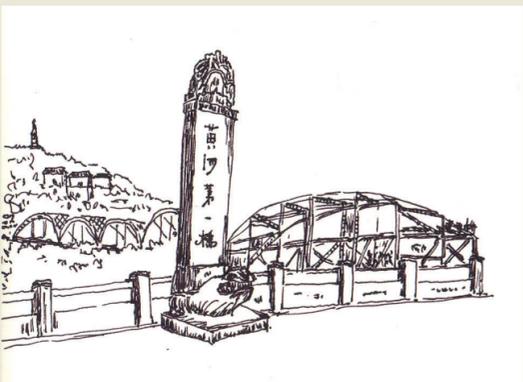
切割后,为防鳞片互粘或感染,须在清水中将黏液浸泡干净,用棉花拭干后再水养。水的深度一般以淹没鳞茎球的三分之一为宜,并用石子固定根部,防止侧倒。

水仙球还有其他各种切法,用以调整叶子的生长,只要不切到花芽,什么方法都可以试验。

圈圈点点

圈圈(出版人,码字工,业余插画师) 图/文

黄河铁桥



到兰州要做的第一组事是吃碗兰州拉面,就去看天下第一铁桥——中山桥。中山桥就是黄河铁桥,落在黄河边滨河路上。很多关于黄土高原的电影,都爱表现雄浑无草的黄土坡,其实兰州的绿色非常丰沛。滨河路两边一到晚上灯光闪烁,一点不比广州珠江沿岸黑。如果冬天能赶上一场雪,黄河铁桥更是雄浑壮美别有骨骼。黄河铁桥横跨在黄河上,让两岸市民自如行走,增加了这个城市的生活意味。黄河铁桥旁沿河排开的羊皮筏子,让有幸来此地的人对兰州之行重新估价,更让在兰州生活过的人一年比一年更想回去看看。



当然不切割的水仙球一样可以养,控制光照和温度,来控制水仙的生长速度。增加光照可以让叶子的生长慢一些,也让花茎强壮。提高温度还可以让花期提前。